

武
當
一
劍

(香港) 梁羽生

(三)

武当一剑

(三)

(香港) 梁羽生

第十回 梦幻尘缘难再续 飘零蓬梗欲何依

一老一少，并肩走出了少林寺。门外阳光灿烂，慧可抬起头来，深深吸了口气，抹去额上的汗珠。

蓝玉京忍不住问道：“前辈刚才和方丈的一番对答，我听得莫名其妙，前辈却好像比和圆真激斗更为吃力。”

慧可道：“何止这样！我和本无大师比试内功都没有这样吃力呢！”他看着蓝玉京满脸疑惑的神气，接下去说道：“你知道做和尚的，最应该懂得什么？”

蓝玉京道：“是念经吧？”

慧可笑道：“也可以这样说。不过，最紧要的还是领悟佛理，不是熟读经文。方丈刚才就是考我懂得多少，我若答得不对，按寺中规矩，最少还要回去读经三年。”

蓝玉京笑道：“原来如此。我听你和方丈的对答，好像都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。只要他有心让你出寺，你就是答错了，他也可以当作是对的。对不住，这只是我的感觉，随口说出来，你别介意。”

慧可哈哈笑道：“你没说错，我也觉得方丈是有意让我离开少林的。”笑过之后，忽地又喟然叹道：“只可惜我尘缘未了，无缘份跟方丈参禅学佛了。”

蓝玉京道：“你念念不忘于了结尘缘，那岂非更加了不了了？”慧可怔了一怔，大笑道：“了不起，了不起，看来你对佛门也有宿缘，随口道来，比我领悟得更深。你说得不错，只求心之所安，管他尘缘了是不了，咱们走吧！”

走了一程，经过塔林，只见在下面的山谷里，有人正掘出一个墓穴，把芦席包着的一具尸体，放入墓穴安葬。蓝玉京知道葬的就是那个和自己交过手的虬髯汉子，心里有点儿难过，就跪下来，遥遥地给他叩了个头。

慧可道：“你认识这个人？”

蓝玉京道：“半日之前，我曾经和他交过手。他虽然不是被我所杀，却也是因我而死。”当下，将东方亮暗中助他、令那虬髯汉子摔死在山谷的事情告诉慧可。

慧可道：“这个人是断魂谷韩翔的手下，他做过的坏事料想也不少。不过，东方亮用这种手段杀他，却也未免稍微阴狠了些，只怕又要多造一重孽了。”

蓝玉京道：“断魂谷韩翔是什么人？”

慧可道：“是一个坐地分赃的强盗头子。二十年前为了躲避仇家，隐居幽谷。后来有没有重出江湖，我就知道了。”

蓝玉京听说被东方亮所杀的那个虬髯汉子乃是大强盗的得力手下，心中稍稍好过一些，问道：“大师说东方亮又多

造一重孽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慧可道：“那是因为东方亮的上一代曾经和韩翔结下冤仇之故。韩翔虽然不是正人，但当年那段公案，是非还是很难说的。东方亮即使不能化解上一代结下的冤孽，也不宜自己更添冤孽。”

蓝玉京道：“你说的上一代，可是东方亮的父亲？”

慧可道：“也包括他的姨父。他姨父当年是个更大的强盗头子，为了韩翔不肯听命于他，将韩翔害得很惨。”

蓝玉京有点儿疑惑：“大师好像说过，东方亮的姨父也是你的好朋友？”

慧可说道：“好人和坏人，有时候是不能简单地划分的。强盗未必一定就是坏人，我的朋友也未必一定都是好人。”

说至此处，好像勾起了他的回忆：“我如今重入江湖，也不妨对你说一说我出家之前的尘俗事。你可曾听人说过三十年前在江湖上颇有名气的‘小五义’么？”

蓝玉京道：“没听说过。”

慧可喟然叹道：“经过了三十年，有的死了，有的失踪了，有的出家了，也难怪别人淡忘了。”

蓝玉京道：“‘小五义’是——”

慧可道：“老大是七星剑客郭东来，老二是服侍你师祖无相真人的那个聋哑道人，他的俗家名字叫王晦闻。他虽然排名第二，但年龄最大，成名最早，退出江湖也最早。‘小五义’名气最响的时候，他已经在武当山出家了。所以很多人不把他当作‘小五义’之一，而是将另一个人补了进去。不

过，另外那四个人和他的交情都非常之好。虽然有很长一段时间不知他的下落，还是把他当作兄弟的。那个别人将他当作‘小五义’之一的人，和四个人的交情就差点儿了，虽然并不排挤他，却不承认他能补上老二的位置。不过‘小五义’只是江湖上给的称号，别人要怎样说，也只能由他们。”

蓝玉京暗自想道：“想必他也是当年的‘小五义’之一，否则他不会知道得这么清楚。”

果然慧可继续说道：“另外三个，一个是东方亮的父亲东方晓，一个是东方亮的姨父西门牧，还有一个就是我了。西门牧是强盗世家，不过当时我们是不知道他的底细的。我们五个人来自天南地北，籍贯不同，门派不同，年龄也参差不齐，其中有强盗，有侠士，也有介乎邪正之间的人物，只因意气相投，在江湖上偶然相遇，就结成了好朋友了。”

蓝玉京道：“侠士是七星剑客郭东来，强盗是西门牧，介乎邪正之间的人物是谁？”

慧可道：“是东方亮的父亲东方晓。他行事任性，喜怒无常，少年时候就以怪癖出名。不过，尽管如此，他却不失为性情中人，所以我们才和他结交。”

说至此处，好像想起一件什么事情，忽地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东方亮虽然是幼年丧父，但他的性情，却和他的父亲颇为相似。”

蓝玉京道：“你不是说你还未见过东方亮的吗，你怎的知道他的性情？”

慧可道：“刚才他们交给我的那封信，你猜是谁写的？”

蓝玉京道：“不是虬髯汉子写的吗？”

慧可道：“是东方亮写的。他怕少林寺的和尚不肯代他转递信件，就把信放在死人身上。那个人是上午来找过我的，他们虽然没有让他进来，但人已死了，这封信就一定会转到我的手上了。”

蓝玉京默然不语，心里想道：“东方大哥杀了那个人，还利用他送信，心机确实令人感到可怕，不过，他对我却是不错。”

慧可说道：“他的信说的都是私事，似乎料到我会替他传话回家，在信上写了一句给他表妹的话，古怪之极：叫表妹不要把天鹅蛋放在一个篮子里。嗯，这句话倒是颇有禅机，但却比方丈说的偈语还更难解。”

蓝玉京听说是“私事”，不便插口，问道：“刚才你说到晦闻失踪之后，有人把另一个人当作是你们‘小五义’之一，这个人又是谁？”

慧可缓缓地说：“这人论年纪，他最轻；论武功，他最好。他和我们的老大郭东来一样，都是武学世家，著名剑客。但他的家世却更为显赫，名头也响亮得多。”

蓝玉京听他把这个人说得几乎是“天上有，地下无”，不禁半信半疑，暗自想道：“天下竟有这样的人物，但听他刚才的口气，却又何以好像有点儿耻与此人为伍呢？”

慧可笑道：“你不相信有这样的人物么？他就是你们武当派的。”

蓝玉京道：“武当派的？”

慧可道：“而且他的身份也和你一样。”

蓝玉京道：“我可不是武学世家——”蓦地一省，说道：“你是说，他是武当派的俗家弟子？”

慧可道：“对了，他就是武当派的俗家弟子中有‘中州大侠’之称的牟沧浪。”

蓝玉京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牟大侠现在已经是我们武当派的新掌门人了。”

慧可道：“这消息我也是前几天才听人说的。唉，天下往往有些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，这件事也可说是其中之一了。我们的老二晦闻，变成了在武当山上听候掌门使唤的聋哑道人，而现在他的新主人竟然就是旧日曾经和他兄弟相称的牟沧浪。但愿牟沧浪能曲意优容，不要揭穿他的身份才好。”

蓝玉京吃惊过后，仔细一想，慧可大师说得确实不错，牟沧浪虽然只有五十多岁，论辈份却是和他的师祖无相真人同辈，他的祖先曾经做过武当派唯一的俗家掌门，二百年来，牟家都是在武林中享有盛名的武学世家。但也因此而引起怀疑：“牟沧浪的身份其实是在‘小五义’之上的，他又何必以能够与他们并列为荣？”慧可刚才虽然没有细说，但从他的口气中已有透露，牟沧浪当年之所以被人列为“小五义”之一，乃是因为在郭东来失踪之后，牟沧浪刻意和他们结交造成的。

慧可似乎知道他的心思，苦笑说：“我也不懂他因何要和我们结交，不是我们不屑与他为伍，实在是我们高攀不

起。别人将他当作‘小五义’中人，是我们沾了他的光。”

蓝玉京因为慧可谈及的是自己的掌门师叔祖，不便多言，只好把疑惑存在心中。

其实慧可是知道原因的，不过他不愿意和蓝玉京说罢了。

拉开记忆的幔幕，让时光倒流二十多年。

那时，“小五义”中只有两个人已经成家立室，一个是沧州剑客郭东来，一个是客寓杭州的东方晓。

郭夫人是个“贤妻良母型”的女子，这类型的女子虽然博得亲朋称赞，但在一般人们的眼中则是比较平凡的。郭东来和他们交游的时间很短，不久就失踪，妻子也跟他走了。

东方晓的妻子却是武林中有名的美人，名叫殷丽珠。她虽然美丽，却又比不上她的妹妹殷明珠。人家都说殷明珠才是真正名副其实的一颗熠熠生光的明珠。

慧可和殷明珠相识的时候，殷明珠就是住在她姐夫家里的。

牟沧浪早就和东方晓相识，不过最初也只是泛泛之交，待到殷明珠住到姐夫家里，他和东方晓的交游才开始频密。

牟沧浪来到杭州还在慧可之前，慧可和“小五义”中的另外两人——王晦闻和西门牧，都是通过东方晓的关系和牟沧浪相识的（当时郭东来已经失踪了），而牟沧浪刻意和他们结交，也正是在这段期间的的事情。

记忆的幔幕拉开，慧可的眼前不觉又幻出殷明珠的影

子。殷明珠和牟沧浪正漫步在苏堤，殷明珠的娇笑声和牟沧浪的箫声混合在一起。

声音忽然变了，殷明珠的娇笑变成了对他的“道歉”：“对不住，你来迟了，请恕我们不等你啦！”而牟沧浪的箫声却变成了得意的狂笑。

事情全都明白了，牟沧浪和他们“结交”的目的，只是为了殷明珠。

牟沧浪的意中人也正是他的意中人，他心中苦笑：“不错，我是来迟了！”

不过，后来的变化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之外，殷明珠并没有嫁给牟沧浪，却嫁给一个比他更“迟来”的人——在“小五义”中排名第四的西门牧。

他忍不住想笑，不知怎的，他倒宁愿殷明珠做一个强盗的寡妇，不愿意她做武当派掌门的夫人。

他没有笑出来，蓝玉京却将他从“幻梦”中唤醒了。

“慧可大师，你、你怎么不说话呀？”

慧可好像在梦中给他唤醒，定了定神，说道：“没什么，我是在想——”

说话之间，他们走到一个三叉路口，一边向东，一边向北。慧可停下脚步，说道：“我是在想，我应该走哪一方？”

蓝玉京道：“这两条路虽然方向不同，但也并非背道而驰。”他的智慧超过他的年龄，已是隐隐猜到慧可的为难之处了。

慧可道：“你说的对，不过也有个先后之分。”蓝玉京不

便表示意见，只好装作不懂，听他说下去。“东方亮告诉我，他去了断魂谷。他虽然没有求我什么，但断魂谷主韩翔和他的上一代结有很深的梁子，我不能不为他担心。你的师祖无相真人是我最敬佩的前辈，他要我替你寻找的郭东来又是我出家之前叫他做大哥的，但东方亮的父亲也是我当年的好友——”

蓝玉京忽地打断他的话道：“哪条路是去断魂谷的？”

慧可道：“东面这条。”

蓝玉京本来是跟在他后面的，此时却先一步走上东面这条路了。

慧可道：“你急人之难，很好。不过，我劝你还是先想清楚再走的好。”

蓝玉京道：“我已经想清楚了，那几宗疑案，我们武当派已经侦查了十六年，还是未得端倪，也不必急在一时。”心里则是在想：“我的身世之谜，从我出生到现在，都是被蒙在鼓中的。或者不知道比知道更好。”

慧可说道：“你还没有完全明白我的意思。”

蓝玉京道：“请前辈明示。”

慧可说道：“此去断魂谷，路程说远不远，说近不近，照咱们现在的走法，最多七天，大概也可以走到了，不过——”

蓝玉京道：“不过什么？”

慧可道：“你可有想到，假如我也失陷在断魂谷呢？那就没人可以指引你去找郭东来了。”

蓝玉京道：“事有缓急轻重，东方大哥有危险，当然应该

先去帮他。”

慧可喟然叹道：“你年纪轻轻，却比好些大人更明理。”

蓝玉京不知道他说的“好些大人”是谁，但也看得出来，他显然是有感而发。

蓝玉京道：“东方大哥虽然没有和我结拜，但他对我的好处，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。不管别人怎样说他，我都把他当作大哥。前辈都愿意为他冒这风险，我又怎能只为自己打算？”

慧可道：“这样说，你是一定要跟我去断魂谷的了？”

蓝玉京蓦地想起，他们和断魂谷的恩恩怨怨，说不定不便让自己插足其间，就改口说：“要是老前辈不便携我一同前往，请前辈指定一个地方，以三个月为期，让我在那个地方等候。”

慧可若有所思，过了一会儿，说道：“你和东方亮的交情非比寻常，你的姐姐又住在西门夫人的家里，你要去断魂谷，我不妨带你去好了。”

慧可算得很准，他们走了七天，果然就走到了断魂谷。不过，他虽然算得准，有一件事情，却还是他猜想不透的。

为什么东方亮不在路上等他？

不错，东方亮并没有求他去做什么，但他用先人的戒指来作信物，用不着说，是含有求助之意的。东方亮也该料想得到，只要他能够离开少林寺，他就一定会到断魂谷去。

东方亮只不过比他先走两个时辰，为什么不在路上等他？

慧可想不出答案，只好如此解释：“东方晓是个介乎正邪之间的人物，脾气之怪，往往令人难测。东方亮的脾气像他的父亲，我又怎能以常理去要求他？”

韩翔这个人颇出蓝玉京意料之外。

他是个强盗头子，住的地方又叫做“断魂谷”，在蓝玉京的想象中，他不知是一个相貌多么凶恶的人。

谁知韩翔却是三绺长须，相貌清癯，像个恂恂儒雅的老秀才。

断魂谷也并非穷山恶水，谷中花木葱茏，竟然像是世外桃源。

此时韩翔正在花园设宴招待他们。

园中花木茂盛，有亭台楼阁，还有假山荷塘，构成了美妙的图画。酒席设在荷塘旁边的敞轩里，四面是太湖石堆砌的假山。

韩翔肃客入座，哈哈笑道：“大师请恕我放肆胡言，我真想不到你会跑到少林寺去做一个烧火和尚。记得咱们最后一次相会，好像是在西湖边的楼外楼吧？那时我们几个人和你赌酒，合起来都喝你不过。嗯，一晃就快三十年了。”

慧可道：“是么，不是你提起，我都记不得了。我也想不到你会成为断魂谷的主人！”

韩翔笑道：“慧可大师，你虽然出了家，但在我眼中，你却是旧日那位肝胆照人、豪情未减的徐三侠！”蓝玉京这才知道慧可出家之前乃是姓徐。

慧可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

韩翔似笑非笑地说：“大师倘若不是为了朋友，料想也不会跑到我这个荒谷来。这位小兄弟是——”

慧可道：“他叫蓝玉京，是东方亮的义弟。”

韩翔道：“蓝少侠一起来，那更好了。请别客气，坐下来吧。”

慧可道：“老韩，你倒是很会享福哇，这个地方，已经给你经营得好像洞天福地了，你还谦说是什荒谷！”

韩翔苦笑道：“我是被迫才躲到这里做缩头乌龟的，要不是西门牧杀了我的妻儿，还要杀我，我怎会甘心退出江湖？”

慧可道：“西门牧已经死了多年了，难道你还要找死人报仇么？我做和尚的只知替人化解冤孽，可不想再卷入江湖的恩怨之中。”

韩翔道：“我正想请大师为我解难消灾。不过，恐怕也难免要涉及一些江湖恩怨。这事我本来寄望于东方亮的，但如今却只有大师才能为我化解了。”

慧可道：“你既然提起东方亮，那我可得先问你，东方亮是不是到过此间？”

韩翔道：“不错。”接着笑道：“大师，你纵然不说，我也知道你是为了东方亮而来的。”

慧可道：“东方亮如今在哪里？”

韩翔道：“他还在我这里，我没有伤他一根毫毛。只不过——”

“只不过你将他关起来了，是吗？”

“大师明鉴，东方亮武功在我之上，既然谈不拢，我就必须采取自卫手段了。俗语也说：捉虎容易放虎难哪。”

“是什么事情谈不拢？”

“其实也很简单，只不过请他在西门夫人面前帮我说几句话，好让我的一班兄弟有一口饭吃。西门夫人是他的姨母，据我们所知，西门夫人只有一个女儿，所以对他特别宠爱，说不定这个姨甥还会变成她的‘半子’呢。他说的话，西门夫人一定听得进去。”

“东方亮和西门夫人的关系，我知道。不过，你不是说你已经退出江湖了么？”

“大师明鉴，我是被迫退出江湖的。我可以在荒谷活下去，我的一班兄弟可是还得吃饭的呀！实不相瞒，自从西门牧去世之后，我的那班兄弟已经恢复旧日的营生了。但如今却有人不肯放过他们。没奈何，我不给他们出头还有谁给他们出头？”

“你说的是哪些人？”

韩翔心道：“你这是明知故问。”说道：“西门牧虽然死了，他往日的那些得力助手可还活着。”

慧可道：“谁是这帮人的首领？”

“有一个名叫陆志诚的人，你还记得吗？”

“是不是绰号‘阴间秀才’的那个陆志诚？”

“不错。不过，陆志诚只能说是这班人的军师，还不能说是首领，这班人心目中的首领，还是西门牧。”

“可是西门牧已经死了。”

“所以，目前能够叫这些人听话的，唯有一个西门夫人了。”

慧可暗自想道：“要是我替他们说情，殷明珠料想也会给我几分面子。不过，这只是他们的一面之辞，不知是否还有别情？”

心念未已，只听得韩翔接着说道：“大师，你和西门牧以往情同兄弟，要是你肯帮我们的忙，那又胜过东方亮了。”

慧可沉吟片刻，说道：“你们可不可以让我先见一见东方亮？”

韩翔笑道：“黑道上本来就有这么一条规矩，大师既然要见了东方亮才能安心，我们自当遵命。”

这时已是入黑时分，荷塘、假山两旁的树上都挂着灯笼，敞轩里四角放着四个白银烛盘，以宫纱作为灯罩，点了四支粗如儿臂的牛油烛，里里外外，照耀得如同白昼。

韩翔斟了两杯酒，说道：“大师湖海豪情，那年在楼外楼赌酒，大师未能尽兴，今日重逢，韩某先敬大师一杯。”

慧可道：“待见过了东方亮，再饮不迟。”

韩翔道：“这一杯是见面礼，待会儿咱们再开怀痛饮。”

慧可想了起来，他来这里是为向韩翔讨人，若然不喝他的酒，那就是对他表示信任了。于是说：“好，我和你先干一杯。”

韩翔道：“对啦，还有这位蓝少侠呢。请蓝少侠也干一杯。”

慧可道：“他年纪还小，不会喝酒，韩舵主一定要行江湖规矩，他这杯酒，我替他喝。”

慧可怕韩翔在酒中下毒，想凭着自己身在少林寺专心修练的二十多年内功，两杯毒酒，谅也不能就把自己毒死，是以就故作坦然无疑的神气，替蓝玉京喝了。

两杯酒下肚，并无特异感觉。慧可心道：“他这酒倒是上好的陈年花雕，酒味醇厚无比。”

“酒已经喝过了，韩舵主可以让东方亮出来了吧？”

韩翔道：“东方亮已经来了。”

慧可一怔道：“在哪儿？”

韩翔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大师请看！”

他这句话刚刚说完，慧可也刚刚站了起来，只听得“蓬”地一声，韩翔的一名手下，射出了一支蛇焰箭，箭射在假山上，发出一团蓝色的火光。

那座假山本来是没有洞的，此时石壁突然从中间裂开，现出洞口，只见东方亮就站在那个洞口里。

蓝玉京又惊又喜，忙叫：“东方大哥！”

东方亮同时大叫：“慧可大师，他们不敢杀我的，你别上他们的当！”话犹未了，“砰”地一声，裂开的洞门又闭上了。那团蓝色的火光随之熄灭。

蓝玉京叫道：“你把我的东方大哥怎么样了？”

韩翔道：“你不是亲眼看见了么，你的东方大哥平安无事。”